

鳥嘯

著 松 梁

刷 印 司 公 藝 宏

六 三 九 一

啼 鳥

著 格 梁

廣州石牌：出版處
國立中山大學圖書館

二 十 五 年



LEUNG KAK

詩思賦

梁格

晉陸機有文賦，余讀而感之，以作詩思之賦，蓋亦數陳心跡，演繹幻思之頃俄；敘述意志，分析抱負於微末，使人各有以自得，而趨於正道也。其辭曰：

詩思，靈物也，觸之不覺，察之不實，感之無聲，言而乏物，必意有所悟，心有所得，理有所喻，神有所明，而後可以語其妙，發其深，構其神，理其情，融乎心靈之地，運於指掌之間，而披諸冊籍之端也。靈之動，至疾而莫測

也，其至不留，其來無時，其去不復，其逝如飛，必有驚天之弓，貫甲之矢，由基之技，廉頗之力，而後得以拔其角，取其皮，揭其鱗，抽其筋，刖其足，囚之於方寸之中，縛之以蒼頡之具，抑之以蒙恬之器，禁之以蔡倫之械，使之不能再脫乎太空之上，逃於無極之淵，而爲我所克服。然後繫之以綸絃之音而顯其形，加之以擊節之意而賦其聲，琢之以巧工之思而定其性，掩之以綺繡之飾而實質其，使人按形隨影，自索於虛渺。平庸昧於心力，劣於感覺，見之而不以爲意，習之而不以爲奇，狎之而不以爲驚，玩之而不以爲樂。及遇知其本者，意其所由，冥其所自，

拍節三嘆而和之，視之如親，讀之如對，覺喜則笑，感悲而涕；得意又從而歌之，牽愁卽默而不誦，深思乎詩意之中，極念之詩思之域，身如與作者已俱化，情如與作者而交流，覺形覺影，見聲見色，無而爲有，虛以至實，莫不得盡探其深，味其妙，嚮其神，觸其靈，如獲寶器，叩之作響，置之三日不已。志士得之，以悲歌於一世；才士得之，與縱橫乎百嶽，頗使於意氣之間，他莫能敵。然而詩思之不易得也，若有神存乎其間，將欲大任，試之以女色而不惑，臨之以威武而無懼，窘之以險阻而益堅，駭之以難能而勿退；偶然之得，得之則不捨，不期之成，成後而

愈加；已進再進，既工求工，及其面壁十年，盡熟前人之慣技；養志廿載，悉究世人之用心，精思耗竭而復用，神志昏絕而復明，孜孜繼晷，無晝無宵，而後得以致其用，豁然悟道於筆下，如不自覺。於是不復虞其頑，患其疾，由是才思盛備，包羅萬有，爲天下之奇器；挾之以驕世，懷之以干諸侯，全國謳歌，移習俗以淳風；百世哦誦，效溫柔而敦厚，此其中變化十億，禮儀千萬，惟賢者足以知其用意。是故詩賦歌詞，皆盡文藝之要道；心志神思，悉窮智理之淵源；文采風流，極心情而高尚；詩心婉麗，得天地之靈秀。若夫和絃而歌之，遇則如魚得水，伸威於天

下；若述志而存之，不遇則自樂其務，潛藏於無形。知不以喜，忽不以怨，嘲而不忿，辱之不怒，毀如不聞，學修有至臻於是，身不達，亦足以見知於世，立言而不朽，君子可以無憾。夫文章之聲價，重之以用心；詩思之高超，貴乎其難致，若乃搜韻而和聲，趨步而後行，是小人之儒者也；吟風弄月，而不能自見其樂；吮毫呵管，而不得以鳴其志，豈有思於詩哉？是以詞薄而意弱，思穢而神衰，不得以登大雅；若夫詞不暢達，志不顯明，意晦如昏，思如有邪，要皆詩心之非，志養學不足，詩思必不受制。若夫詩體之新舊，詩意之雅俗，皆順乎時勢之變，應乎文學

之興；遞代不已，學進無窮；思如萬縷，融合于一；上欲凌駕乎古人，下以誘掖於後代；其憤也，稿四易而未發；其智也，感須臾於不變。故其意之所向，心之所望，止於至誠而爲思，施於竹帛而成句；聲之所在，發人之至性；辭之所繫，悅讀之心流；化善易俗，成於無形不覺，是以詩可以風，其功德及於後世。若夫引吭高歌，天地風動；馳驟林壑，鬼神號泣；萬國披靡於風聞；千秋嘆絕於傳誦；百世不敢望其後；庶衆不敢逆其聲；上下效而和之，以致趨向——於是更而舒其志，顯其才，審其行，愼其思，加修德於宇內；由是國以安治，身不必仕，民無攘奪，心

畧稱快。然後致意於人倫之道，親思之以禮，歌頌百世之功，與衆和樂於天下，舉國風化；君子是以無求而能自致其大欲，聖人躬親而士庶人安，佈於學校，施教勿替，永期於昇平之治。由是民無所怨，士無所尤，各修其本，日作日息，於是乎不復歌。若夫行文以傳神，造句而提其意，實有翼於習誦而求解，喜知我之唯心；固不徒逞其詞輝之美媚悅目，錚韻之冶蕩怡情，而以文采之光曄見勝。詩意存乎世運，文心達於至德；可以無欲，可以無我；不懦不惑，以信以忠；神其技而超羣，專於思而入聖潔；加於雪，貞操愈於處女，斯得詩之至已矣。若夫仁哲既世，賢

能於位，政不及刑，民咸樂道，則言責諷職，皆復歸諸有司，以直告民望之怨；士無事以安樂，民知孝而習禮，百廢具舉，詩教乃興；暇則講武以衛國，有事視死如歸；餘則修學而致力，待召以輸忠信；國不養士，徵而得用；州不蓄卒，集之可戰，凡此皆盛治之本。田野揖讓，鄉市敬老，貴賤有別，男女相得，不別賢愚仁不肖；道不拾遺，寢不閉戶，倉廩既實，四境安居；民皆有耻，夫婦怨不出戶；一國大治，詩思始不復生於詩人。今此詩思之賦，作者僅攝集古今之肝映；他日學詩之具，讀者宜匯合中外之情思。

序一

古聖人帝王之學，其大旨不外明心見性立德，本天地自然之理，順萬物化育之情，而爲之政，以時導之，而天下大治。夫政，禮之本也，以刑輔之，以樂和之，必使民誠敬，而後以武臨之，庶知所趨善，以成風俗，而臻至盛治之世，樂業而無欲也，此詩之化也；王者以之觀民風，士人因而述志，上下有道，堯舜之世復至焉，此詩之意也；溫柔敦厚，行己有德，明於義而習於信，勇不加獎，過而自責焉，此詩之教也；因而政簡刑清，民咸悅道，恤鰥寡孤獨，百廢始得而具舉焉，而後詩教之政制成矣。民皆務本

，有物有則，文化興而武備存焉，則詩之政美備矣。內無怨女，外無曠夫，關雎之意始興也。昔古之詩人皆遵斯旨，今著者竊而效焉；知我非我，亦在吾詩之云云而已。詩乎！邦有道顯，邦無道顯，有賴仁者之不惑，而民得其所。

序二

夫庸俗泥於淺見，不足以語非常；英俊明乎世運，可以與言大體。喻於匹夫之責，聖人之道，則可以與治國。周公孔亟，握髮三吐；仲尼舒徐，五十彌加——執政則憂，在野以慮，此聖人之所以教民之心，憂慮不限於身達而後始，身榮而後見也。古者之有詩教，惟謙士之用心，舒發其貞潔博愛之厚，使人感而用之，以習於義。先王之世，社會有秩序，男女有禮，皆守於法。人心康莊，不藉宗教之威挾；士庶正道，非關桎梏之畏懼；先天於胎教之優，黨染於母戒之訓，內外提攜，迄於成立，國人皆具忠信，四

郊不聽惡聲，文王是以孩提，未聞褻語，及長而能佈德於天下，周德於今不替，詩教之功，此其見之大者。其他考之古籍，可稽甚衆；證於今人，其道能行。若夫推廣而尊之，倡明而化之，有更待思於賢者。是蓋復古之道，首慰民望，決非死守古之法，要必出於更禮，此明本進化之正論也。是故能者治國，必自身始；智者憂國，慮於刑政；在上者，觀其處於父子兄弟之間，夫婦朋友之禮，可以盡知其德行；讀其詩，可以知其志；觀其文，可以知其仁。是以詩之於學，不苟一字；志之於心，不可相強，故詩可以教化，而淫者必刪之。國之將治，有賴教德於詩人，非

我者其疑？

啼

鳥

三

目 錄

詩思賦

序一

序二

啼鳥

國歌

國勢

我國

人腦

文化

啼
鳥

一